

Y
Y
D
H

遙遠的海

——李佩海小說集



群众出版社

I247.59
4027

942989

I240.7
4027

遥远的海

——李佩海外题材小说集



F11538

遥远的海

李 佩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 印张 180千字 插页2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625-1/I·185 定价：4.80元

印数：0001—5600册

李佩所看到的海外人生（序）

曹 镇 南

李佩是在北京从事外事工作的一位业余作者。近两年来，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之余，她刻苦地学习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在她纷至沓来的众多作品中，尤以海外题材的几篇作品最具特色。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这些作品，真是感慨万分。李佩所看到、所写下的海外人生，是别具情调，自有境界的。其中的酸甜苦辣、离合聚散、升降浮沉、喜怒哀乐，都牵动着人的情怀，引起人的联想。

北京的千家万户的读者结识李佩，是因为她的《遥远的海》。这篇小说，原载于《啄木鸟》，后被《北京晚报》转载。我也是在《北京晚报》上，片片断断地看到这篇小说的。当时我的感觉是，作者具有很好的叙事才能，很善于讲故事。她笔下的生活故事，委婉曲折，缠绵悱恻，是那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爱情悲剧。如果是一般俗气的作者来写，很容易虚张声势，滥用悬念，强嵌说教，但她却写得很从容，很真实，很朴素。一种悲哀和缺憾的情绪，缓缓地，几乎是不动声色地从一幅幅人生画面里沁出；一只看不见的手，慢慢地把读者的心揪紧。作者表现出小说家那种热中有冷的气质，自我控制的才能和掌握艺术分寸的节度感。这对于一个

初出茅庐的作者，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描写上的节度感，其实也就是合于人情事理的真实感，归根结底，来源于作者对人生的熟悉和她对这一份人生所采取的不矫饰的诚恳态度。《遥远的海》描写了一个对日本充满梦想的中国女孩子雅娴的爱情悲剧。她投亲到姥姥家，亲炙了炎凉的世态；她嫁给日本富家子弟勇治，不幸却发现遇人不淑；而她原来的恋人郑尧，来到日本却又和她擦肩而过。这样的情节，如果受制于一种先定的理念的支配，正好是强化海外人生的阴暗面，抒写热土难离的爱国情绪的好材料。但李佩没有采用这种幼稚而生硬的写法，她从生活出发，对这一悲剧性题材作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处理，按迹循踪，诊察生活的脉理，体味事物的情理，反而取得了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例如，雅娴到日本投亲后和姥姥一家生活在一起的那一段描写，就很真实。一开始，她并没有受到冷遇，更没有受到什么折磨，反而受到了姥姥的钟爱，在家里的地位几乎超过了表姐智慧子。舅妈对她也不失热情。姥姥病笃垂危时，也留下了遗产对半分的遗言，表达了她对真心服侍她的外孙女的关爱。直到姥姥撒手而去，雅娴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自私而冷漠的舅妈。出于自尊，也由于天性的善良，雅娴不愿到法庭上去与舅妈一家争夺财产，只是迫于生存的需要，她才接受了舅妈分给的一笔钱开始了独立的留学生活。这一段雅娴寄居姥姥家的描写，使我联想到《红楼梦》中林黛玉寄居贾母膝下的描写，两者在艺术上虽不能比肩並论，况且一为异邦，一为中土；一为现代，一为古代；但人情世态，自有其相通之处，令人感慨。不同之处，是雅娴在经济上，比林黛玉更有自立意识；而在感情

上，她却沒有林黛玉那种冰清玉洁、矢死靡它的古典情愫。这就酿成了她的爱情悲剧。

在描写这一爱情悲剧时，作者也没有把它简单化地处理为勇治处心积虑的一场骗局，或者处理为发生在异邦的一场始乱终弃的人生恨事。她细腻地、有层次地展开了勇治从默默的追求，温柔的包围到果决的进攻，而雅娴从冰冷的拒斥、婉转的回绝到防线的崩溃这一微妙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作者並沒有回避雅娴和勇治之间有真实的感情发生这一事实。而且，尽管勇治的父母对他们的结合並不赞成，但由于勇治的坚持，他们还是结婚组成了家庭。即使当雅娴发现了勇治的外遇而决心离婚时，勇治和他母亲还表现了尽量想挽回的真实愿望，勇治的母亲对自己感情不专的儿子也有无可奈何的责备，她甚至还以丈夫的不断外遇和自己的隐忍来劝告雅娴。总之，雅娴所遇，只是不淑而已，而不是邪恶。而勇治这样的男人，在日本社会生活中，也並不特别出格，甚至可以说是常见的。但雅娴是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她不能接受这种大丈夫的性爱特权，不能接受虚伪的家庭生活，于是她毅然离婚了，开始携带幼儿在日本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独自奋游。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背弃了初恋的雅娴，並沒有过份的苛责。除了通过沒有感情生活经验的黄小梅的口，对她提出直率的批评之外，作者主要是让她在悔恨中自责，在永远的失落中独自尝味人生的苦果，以她痛苦的经验向人们提供某种启示。客观地看，雅娴是有自树意识，也有民族感情，天性善良，敏感多情的女性。在独居异邦、独承沉重的生存压力的孤单、寂寞的情况下，她需要近在眼前、可触可摸的爱情的慰藉，这是不难理解的。靠对远在故土的郑尧的思

念、对初恋美好的回忆，并不能驱除日夜煎熬着自己的劳累、寂寞。于是她内疚地和郑尧分手，希望在勇治那儿得到爱情，而且也似乎得到了。但日本社会所容许的那种婚姻形态，那种极端男性中心主义的家庭模式，注定了雅娴的爱情梦的破灭。作者详细地展开了雅娴的心境和环境的相互映照，使读者感到，造成雅娴的悲剧的，并不是她个人的水性杨花，也不是勇治个人的恶劣品质，而是一种更深的人生观念、性爱观念的冲突，是无法认同、无法渗入的异国的文化环境。这种海外中国人每时每刻都会感到的有如油不能渗入水的对异国文化的隔膜感，最敏感、最集中地表现在性爱问题上。雅娴的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这不是她个人的、偶然的不幸，而是有一定普遍性、几乎是带必然性的社会悲剧，是海外中国人的人生中最恒见的悲剧。雅娴的精神痛苦是以婚姻破裂的触目形式表现出来了，但更多的精神痛苦则以别的各种各样的隐蔽形式存在着。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移居到异国他乡，如果不单单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裕，而想保持自己高华尊贵的精神气质，想得到充分的精神自我满足，那就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尝味到类式雅娴的精神痛苦，不论其为男性或女性。文化上两层皮的感觉，是根本无法消弥的。这种精神痛苦的意义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它的存在和刺激，是海外中国人相互认同的一种精神因素，也是他们爱国情感的一种触媒。

从这样的意义上去看李佩所写的另外一个爱情悲剧《电话里的朋友》，我们就能在更深的程度上把握住小说内在的悲剧主题了。如果只看故事的表面框架，莉花因受骗而自杀的惨剧在海外留学生的生活中毕竟是个别的、偶然的，很难

从中开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教训。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李佩所写的这个人生惨剧，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了它突兀中的必然性。比起雅娴来，原名田芳芳的莉花属于更高的文化层次，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女生，因为失恋，东渡日本寻求精神解脱。她和雅娴一样善良，为了所爱的人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她比雅娴更寂寞也更纯情，想在异邦得到真正的爱情以抚平失恋造成的心灵创伤。但是，感情要求越高，一旦被骗，所受到的打击也越大。她的经济担保人对她欲擒故纵，又逼又诱，让她出卖色相为自己赚大钱，而这一切，又都是利用她的爱情幻觉进行的。一旦她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时，尽管她赚来的巨款实际上并没有被骗走，但她如此珍视的爱情却被卑鄙地窃走了，生命的真正的精神支柱马上就垮了。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莉花的惨死给人们留下的告诫并不仅仅是“不能走那条路”，而是引发人们思考精神上、感情上的满足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意义。特别是对那种感情要求很高而又过于纯洁、缺乏处世经验的年轻女性来说，就更是如此。“把爱拿走，地球将只是一座坟墓”。这是莉花对刘招弟吟过的勃朗宁的诗句。她的爱被窃走了，尽管维持生存的钱还在，她也无以为生了。象她这种精神气质的人，其实最不适于在海外生存了。因为她会比别人更敏锐、更深重地尝受到无法保持精神尊严的精神痛苦。

作为女作者，李佩在看取海外人生时，较多地从旅居海外的年轻女性的感情悲剧着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总是重复同一角度，她笔下的海外人生也会显得单一和狭小。李佩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较近的两篇小说《在那片

《天空下》和《又是冬日》中，我看到了作者变换角度、扩大作品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努力。

《在那片天空下》在李佩这四篇海外题材小说中，无论是思想、生活还是艺术，都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从中我看到了李佩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潜力和前途。

小说写了五个留日学生的生活和命运，交织成一幅海外人生的多侧面、多色调的发人深思的画卷。在这画卷的中心，是娴静、俏丽、沉稳、自尊、感情纯洁的林若萍和英俊、潇洒、自信、老练、心机深藏的杨晓杨。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朝日庄的，还有出国打工的个体饭馆主人王雨生，他忠厚善良、诚朴本分。而一度是他的女友的李曼丽，在国内是电梯工，在日本受不了打工的艰苦生活，当了陪酒女郎，终于走向沉沦。一直拼命打工挣钱、神情恍惚的赵大力，最后是拖着一条伤腿黯然回国。……小说让我们看到，在那片天空下，留学生们的文化素质，性格心理，命运遭际，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人生之路，沿着不同的方向沿伸，有的能把握住自己生命的舵轮，有的则在浊流中沉没；有的能真诚善意地对待伙伴，有的则自私残忍地利用别人。海外人生，也是中国人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一角。中国人固有的道德、是非观念，仍然是构成人生真谛的重要因素。

这篇小说除了具有较大的生活容量、显示出作者概括生活的能力的提高之外，最重要的特色还有两点。第一，小说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杨晓杨这个人物，应该说是很有些特点，也有深度的。杨晓杨聪明、潇洒，颇有学识，谈吐儒雅，对女孩子有不可抗拒的吸引

力。他爱上了林若萍，也不能说没有真情。但这个人在骨子里自私得近乎残忍。他原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在国内的女友丁莉办出国手续，为此还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求了山本先生。但爱上林若萍之后，立即把已经办成的经济保证人的手续辞了，把翘首期待的丁莉扔到九霄云外。为了实现永远居留日本的目的，他残忍地玩弄日本姑娘中山美穗的感情，並要一心归国的林若萍完全服从他的安排。在他漂亮英俊的男子汉外表下，他的胸腔里是一汪利己主义的冰水。林若萍对他确实是捉摸不透的。她以为自己的爱有力量改变杨晓杨的生活轨道，但实际上杨晓杨最爱的是他自己！当他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就离开林若萍掉头远去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很细腻，很有层次，不是那种一眼看穿，一笔点破的简单化写法，而是扑朔迷离、旁敲侧击，逐层剥筭，写得相当隐蔽、深刻。林若萍这个人物也写得很好。她学习刻苦、对人友善、自尊自爱，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和尊敬。她选择了回国工作的道路。因为她感到回国才能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本领，用所学到的知识为自己的学生服务。一旦认清了人生的价值、做出了选择，她就坚定不移，即使爱情难以割舍也不能使她屈服。她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她的爱情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晶莹透亮。除这两个主要人物之外，其他几个人物，也都写得各具特点，並不是模糊一片。作为在创作上起步不久的作者，这就很不容易了。

第二，这篇小说也表现出作者的 语言 功力。作者的语言，清晰透明，颇有色彩。无论是时代、社会氛围的渲染，风景名胜的状绘，留学生们的聚会，廉价商场的景象，作者娓娓而谈地写来，都能有声有色，情文並茂。尤其是林若萍和

杨晓杨伊豆之行那一段，写得有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笔意清新，色调素雅。美丽的大自然，川端康成酿出的文学情调，两个互相爱慕互相试探的青年的微妙温馨的心境，全融成了一片，给人一种和谐、静谧而又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感受。

另一篇小说《又是冬日》则把海外和中国大陆这两个生活场景交叉起来展开艺术结构，委婉有致、合情合理地写出一对久别难聚的新婚夫妻沈平坦和蓓芳由于命运的安排终于分手的过程。在海外，沈平坦和对他没有什么感情的吴瑾陪伴同居了；而在国内，蓓芳则和受到妻子背弃的，颇有开拓精神和不羁的思路的韩健结合了。这种由于出国而造成的婚姻裂变，家庭重新组合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李佩处理这个题材，仍是以质朴取胜。她并没有主观地想赋予这个故事以一种宣传教育的意义，也不妄添议论，只是通过对不同环境下人物的不同心理的不动声色的展示，朴素地写出了一种事与愿违的人间悲喜剧。在这里，“事”，就是客观条件的阻梗。（签证被拒），客观环境的诱惑和逼迫；“愿”，就是当事人的心愿。蓓芳爱她的丈夫，也希望办成签证；沈平坦思念妻子，为妻子出国也作了努力。但是，客观情势比人强！命运的安排，有时是感情所不能抗拒的。小说最后一笔写得尤其精妙：蓓芳最后一次去办签证，但内心却紧张地害怕签证办成。当“左撇子”拒签之后，她高兴地奔向了韩健。最后再签一次，是尽了情义；而担心顺利通过的紧张心理，则是蓓芳内心真实情愫的充分流露。留在中国的恋人，即使已决定分手了，也还受着道义的牵掣。而沈平坦的选择，则轻松和无羁得多了。这也是洋风吹拂的

结果吧？

读了李佩这四篇小说，我很为作者高兴。她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生活优势，把她看取的海外人生，很有特点地艺术地传达给我们了。这虽然还只是一隅，只是几个人物的命运，但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海外挣扎、奋斗的真相，听到了他们的歌哭嘘唏，引起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我相信这些小说是会有读者的。

李佩的创作，一起步，就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也是我所赞赏的。她的现实主义是质朴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需要扩大对社会现象的概括，加深时代色彩的晕染，更集中笔力于典型人物的创造。如果李佩的笔下，出现更多的象杨晓杨那样有深度、有个性的人物，那么，她的小说，就会更具有人生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了。

我们对她是寄予厚望的。

1990年11月2日

目 录

李佩所看到的海外人生（序）
.....曾镇南

遥远的海..... 1

电话里的朋友.....82

又是冬日.....119

在那片天空下.....177

遥远的海

—

北京机场大厅里人声鼎沸。中文、英文、日文……谁也说不清这交响曲到底由多少种语言所组成。

JAL782航班……行李托运处前挂出这样一块牌子。人们迅速地朝那里涌去。

雅娴扭过头来看郑尧。四只眼睛默默地对视着。郑尧忽然微笑了，眼里放着温和的光，静静地说：

“该办手续了，走吧。”

雅娴清楚地看到，郑尧笑得有些勉强，僵硬的嘴角透出一丝酸楚。雅娴心头一颤，两只手紧紧抓住郑尧的臂膀，泪水在眼里打着转。郑尧轻轻握住雅娴纤细柔软的手，将眼睛闭上，又马上睁开，安然地说道：

“雅娴，别这样。去留学是件好事情，不要哭哭啼啼的。”

他们办好托运手续，换好登机牌。该过边防检查站了，所有送行的人只能到此留步。雅娴泪眼蒙蒙地又要哭。

雅娴刚向检查人员递上护照和出境卡，就已经被拥进里侧。她欲再挤回来，郑尧在外面摆手道：

“进去就不能出来了，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别想家。”

“那你……一定多给我写信！”

机舱外是一片繁星般的灯火。连雅娴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竟会没有兴奋和激动，她只觉得心头一阵空茫。

远远的，雅娴看见一位孱弱 的老妇人伫立在旅客出口处。她身材瘦小，后背微驼，一头银丝衬着一张密布皱纹、白皙和蔼的脸孔。凭直觉，雅娴认出她就是从未见过面的姥姥——那双眼睛和形状较好的嘴唇，简直和母亲一模一样。

姥姥显然也看见了雅娴，她颤颤地迎上前来，将雅娴一把搂在怀里，老泪纵横。雅娴的眼圈也红了，她开口叫了一声：

“姥姥。”

姥姥点着头，口里连着说了一大串日本话，中间还不时夹着几句中文。然后，她牵着雅娴的手，朝外走去。

小汽车离开成田国际机场，向东京驶去，时速80公里。道路两边是灯火辉煌的不夜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忽灭忽亮，把人带入一个神奇的世界。眼前是由尾灯汇成的一条红色的河流，迎面涌过来的则是银白色，这红的白的河流蜿蜒蜿蜒，交织着大都市的夜景。在雅娴眼里，这一切都很新鲜，充满奇异的色彩，只是虽近在眼前，却使人感到十分遥远。

雅娴的身体里流淌着两个民族的血。母亲是日本人，13岁时跟随外祖父、外祖母和舅舅来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投降时，母亲正在伪满国高就读，因住宿在校，未能和家人一同逃回日本。那时，母亲只有16岁，她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孤独。后来，一对好心人将她收留，她从此才又尝到了家庭

的温暖。母亲19岁起开始在大连市医院做护士，后来与在同院任外科大夫的父亲沈伯儒结了婚，得二子一女，生活美满幸福。在雅娴的记忆里，母亲从不爱谈及她的身世，她把以中国人自居当成一件快事。即使是在打倒“四人帮”、海外关系令某些人艳羡之后，母亲的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记得日本政府邀请第一批在华日本孤儿访日寻亲时，医院曾征求过母亲的意见，但被母亲拒绝了。后经别人劝说，母亲才委托一位赴日的日本孤儿顺便帮助查找亲人。泥牛入海无消息。母亲不以为然，依然快乐地生活，愉快地工作，爱丈夫，疼儿女。

可是，病魔有时偏偏与热爱生活的人作对。1981年5月，母亲不幸得了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父亲身为医生，他深知这病的结局，但他还是为了抢救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在人类尚无法战胜癌症的今天，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同年11月，在一个秋风瑟瑟、枯叶飞舞的日子，年仅52岁的母亲终于离开了人世。当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望着母亲变了相的黑黄的遗容，雅娴才感到懊悔莫及：母亲生前是那般疼爱自己，而作为唯一的女儿，她报以母亲的实在太少了。

母亲去世后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日本来信。信是用日文写的，雅娴特地跑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去找正在那里专攻日文的郑尧。信是姥姥来的。老人家几十年来思念女儿，但都没找到女儿的下落。有一天，她偶然听人说《朝日新闻》上登了一大版在华日本孤儿寻亲启事，便找来翻看，谁知竟找到了昼思夜想的女儿。于是，老人家连夜写成一封长信，诉说了绵绵情思，命女儿速往东京会面。

父亲一边听郑尧讲述信的内容，一边流泪。他说，这封

信来得太迟了。那天夜里，父亲彻夜未眠。

几天之后，父亲给姥姥写了一封回信，寄去一张全家福照片。他怕姥姥看不懂，让郑尧译成日文后再寄出。雅娴在信的下方添上这样一行字：“亲爱的姥姥，我是您唯一的外孙女，我十分想念您。现在，母亲已不在人世，我真恨不得立即插上双翼，飞到您的身边。您不知道，很早以前，我就渴望到日本去留学，因为我身上也有日本的血统，我想我起码应该学会日文，您说对吗？”

郑尧问她：“你这样写，和你爸爸商量过吗？”

“这事儿根本不能让他知道，知道了准砸锅。”

“我觉得这么大的事，应该先和伯父打个招呼。”郑尧总觉得不妥。

“我要你给我翻，而且不许你告诉我爸爸。”雅娴撒娇地央求郑尧。

姥姥很快便回信表示同意雅娴去她身边学习。为此父亲大发雷霆，几天不理雅娴。雅娴却是横下一条心，软硬兼施，终于说服了父亲。

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二

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雅娴慢慢睁开眼睛。哎哟，怎么这么糊涂？这分明是姥姥家！雅娴一骨碌坐起身来。

准确地说，这里是姥姥和舅舅的家。姥爷于14年前病逝，给姥姥留下一幢有12个房间的两层楼公寓。这里离一所大学不远，所以公寓里总是满员，现在住了九名大学生，两名单身女职员和一名男邮递员。这幢公寓和姥姥家一个院，